



# 卡图卢斯《歌集》

## 拉中对照译注本

*C. Valerii Catulli  
Veronensis Carmina*

[古罗马] 卡图卢斯 著  
李永毅 译注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卡图卢斯《歌集》

## 拉中对照译注本

*C. Valerii Catulli  
Veronensis Carmina*

[古罗马] 卡图卢斯 著  
李永毅 译注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图卢斯《歌集》拉中对照译注本/(古罗马)卡图卢斯著；李永毅译注。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ISBN 978-7-5006-8468-8

I . 卡… II . ①卡… ②李… III . ①诗歌-作品集-古罗马-拉丁语、汉语  
②歌集-注释 IV . I54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5812号

责任编辑：王钦仁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10053 营销中心电话：(010) 84039659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6印张 2插页 341千字

2008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感谢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提供研究经费

美国 Loeb Classical Library Foundation 提供出版资助

## 译序：卡图卢斯及其《歌集》

### —

在古罗马诗人中，卡图卢斯（Valerius Catullus）的命运最为奇特。他在奥古斯都时代就已获得盛名，但从公元 3 世纪开始却湮没无闻，其作品几乎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然而，14 世纪时在他的家乡维罗纳神秘地出现了一部卡图卢斯诗歌的抄本（学者们称为 V），稍后以它为基础又出现了另一部抄本（称为 X），但很快两部抄本都消失了，只剩下三部转抄的本子，分别称为 O（保存于牛津）、G（保存于巴黎）和 R（保存于梵蒂冈），这三大抄本是后来所有抄本和印本的源头。自文艺复兴以来，卡图卢斯这些死而复生的作品成为欧洲众多诗人模仿的对象。进入 20 世纪，他的地位更扶摇直上，在拉丁文学课堂和古典学者著作中堪与维吉尔、奥维德、贺拉斯分庭抗礼。

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公元前 80 年-公元 14 年）常被划为两个时期：西塞罗时期（公元前 80 年-前 44 年）和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 43 年-公元 14 年），前一个时期散文成就最为辉煌，后一个时期则是诗歌的巅峰，涌现了维吉尔、贺拉斯、普洛佩提乌斯、提布卢斯、奥维德等一大批重量级诗人。从时间上看，卡图卢斯属于西塞罗时期，是这些诗人的前辈，他在

诗歌领域的革新为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提供了关键的资源。卡图卢斯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视野、体裁、技法、主题和美学。他在广泛学习古希腊和泛希腊诗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敏锐的世界眼光；他奠定了古罗马爱情哀歌体、铭体诗和微型史诗这三种体裁的基础；他对神话典故的创造性运用和戏剧化的抒情方式对后辈启发极大；他创立了古罗马乃至欧洲爱情诗歌的主题模式；他将诗歌作为一种私人化、专门化的事业来经营，突出诗歌的抒情性和审美快感，尤其有助于突破古罗马民族重实用轻想象、重国家轻个人的传统。

## 二

卡图卢斯只活了三十岁，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而且基本上也都是从他的诗歌推测出来的。他大约于公元前 84 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卒于公元前 54 年左右。卡图卢斯很早就到了罗马，罗马也是他活动的中心。公元前 57 年前后，他还曾在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行省任职。

对他的诗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哥哥的死，一是与莱斯比娅的恋情。卡图卢斯的哥哥死得很早，葬在远离家乡的特洛伊，直到从比提尼亚卸职回罗马途中，卡图卢斯才有机会亲自到哥哥坟前祭奠。他的丧兄之痛在第 65 首、68 首和第 101 首诗中都有动人的表达。莱斯比娅 (Lesbia) 是卡图卢斯在《歌集》中给情人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显然来自他所崇拜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 (其出生地是 Lesbos)。根据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说法，莱斯比娅的真名是 Clodia，学者们通常认为她是一位比卡图卢斯大十岁的贵妇，其兄是 P. Clodius Pulcher，其夫是 Q. Metellus Celer。《歌集》中有二十多首诗都与莱斯比娅有关，这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集中描绘一段恋情的诗歌系列，西方爱情诗歌的许多主题、程式都可在此找到源头。卡图卢斯与情人莱斯比娅的关系包含了一个悖论，这段关系的通奸性质即使

在古罗马社会里也是不合道德的，卡图卢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恰恰是在这段感情中，他努力超越古罗马男权社会的伦理，试图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几乎“神圣的盟约”（见第 109 首）。但莱斯比娅显然不理解他的用意，只把他看作自己众多情人中的一位而已。卡图卢斯在爱的理想与欲的本能之间苦苦挣扎，最终选择了放弃。然而，这段感情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奥古斯都时期的普洛佩提乌斯和提布卢斯仿效卡图卢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分别创造了辛西娅和黛丽娅的形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此类诗歌更蔚为大观。

### 三

卡图卢斯的《歌集》共辑录了 113 首诗（最初有 116 首，学术界已认定第 18 首、19 首、20 首不是卡图卢斯的作品，但仍沿袭原来的编号）。这些诗按编排顺序可划分为三部分。

第 1-60 首是一些短诗，采用了多种格律（所以被称为 *polymetric poems*）。这些诗抒情性很强，语言高度口语化，鲜活生动，许多都是欧洲文学史上的名作。

第 61-68 首是七首较长的诗。第 61 首和第 62 首是两首风格迥异的婚歌。第 63 首和第 64 首代表了卡图卢斯的最高成就，继承了古希腊的史诗风格和素材，却以自己独特的领悟颠覆了神话传统，反映出罗马共和国晚期动荡的精神气候。第 65 首和第 68 首奠定了古罗马哀歌体的基础。第 66 首则带有明显的泛希腊时期亚历山大诗歌的风味。

第 69-116 首都采用了哀歌双行体的格律，主要是爱情诗和讽刺诗。这一部分的爱情诗与第一部分的相比，抒情性较弱，分析性较强，不以情趣见长，而更具内敛的张力。

## 四

《歌集》一百余首诗里，按照通常标准，有“不洁”词语或描写的多达三十余首，数百年间，这些作品一直令编注、评论、研究卡图卢斯的学者深感尴尬，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迟至 1966 年才出现。近几十年来，众多学者对卡图卢斯诗歌中的性因素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文化、伦理、政治与诗学四个方面。

在阐释卡图卢斯作品时，我们不能以当代的文化观念去简单地下判断，毕竟它们是植根于古罗马文化之中，而古罗马社会对于性的理解远不同于今天。概括起来，性文化在当时的社会中主要有四重功能：（1）仪式功能。和许多古代民族一样，性崇拜也是古罗马宗教仪式的重要部分，在很多仪式中，阳具模型都是祈求丰产的道具。（2）避邪功能。在军事凯旋仪式和婚礼上，色情笑话、歌曲和淫秽的辱骂都是古罗马风俗所许可甚至鼓励的。（3）娱乐功能。在一些特定场合的色情娱乐是不受道德谴责的。例如在剧院举行的花神庆祝活动习惯上以脱衣舞收场。（4）政治功能。充斥着淫秽言辞的讽刺诗、宣传册广泛应用于古罗马的政治圈，无论选举活动、法庭辩论，还是元老院集会，都不例外。正因如此，色情因素和粗俗词汇在古罗马文学中广泛存在，不可回避。

在古罗马的性伦理中，自然形成的男性/女性的差别远没有文化和武力塑造的支配者/被支配者的差别重要，因此与征服相伴的惩罚性或报复性的性行为是社会所许可的，而在性行为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无论男女，都是受到鄙视的。此外，同性恋行为在古罗马非常普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未婚男子与娈童的关系只要不维持到婚后，是完全符合道德的。卡图卢斯一方面深受这种伦理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多个方面提出了挑战。

如果用性伦理比喻古罗马的政治观念，我们可以发现，罗马人认为，主宰各民族命运的罗马是阳性的，被征服民族是阴性的；保护着罗马公民

的国家机器是阳性的，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的公民个体是阴性的。在卡图卢斯的诗作中，这两方面都受到了质疑。他将个人情爱置于帝国的扩张事业之上，表达了他对古罗马政治秩序的反叛。

以性喻诗也是卡图卢斯诗学的一大特点。卡图卢斯揭示了诗与性的相通之处——一种快乐的游戏。在古罗马的文艺观念中，教化或者说为政治与伦理服务是诗歌的根本功能，比卡图卢斯晚一代的贺拉斯也只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折衷的主张——教化和娱乐兼顾。卡图卢斯将诗比作性，倡导的是一种以艺术快感为核心的唯美诗学。虽然古罗马社会的伦理观念仍是卡图卢斯所关注的，但艺术快感成了他诗歌的第一原则。这种快感包含两部分，一是诗人创作的快感，二是作品带给读者的快感。卡图卢斯的唯美诗观是超前的，后来奥古斯都时期的诗歌虽然成就辉煌，却失去了卡图卢斯的灵动清新，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到了教化传统，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文化秩序的一部分。

## 五

拉丁语诗歌翻译难度很大，文法的艰深是一个原因，古典诗人对语序和声音效果的高度关注是另一个原因。即使译成西方各国的现代语言，效果也不理想，例如著名诗人德莱顿所译的《埃涅阿斯记》虽是精品，但比起维吉尔的原作来，还是差了很远。将拉丁语译成汉语，就更不容易了。目前有汉语译本的古罗马诗集屈指可数，只有《物性论》（卢克莱修著/方书春译）、《埃涅阿斯记》（维吉尔著/杨周翰译）、《变形记》（奥维德著/杨周翰译）、《爱的艺术》（奥维德著/戴望舒译）、《女杰书简》（奥维德著/南星译）和《哀歌》（普洛佩提乌斯著/王焕生译）。

卡图卢斯《歌集》的校勘问题非常复杂，本书主要采用了Merrill(1893)的版本，并参考了多个版本。本书的译者在翻译时采取的是介于学术翻译

和文学翻译之间的路线。一方面尽可能贴近原文，不做过分的发挥，另一方面也力求译作的可读性。对于诗歌的格律，译者的原则是模仿但不遵循（也无法遵循）。古典拉丁语诗歌都不押韵，格律体现在长短音节的规则排列上。译作为为了保持格律诗的风味，全部押韵，但押韵的方式多有变化。大体上说，1-62 首的韵式比较自由，第 63 首和第 64 首采用了双行押韵，第 65-116 首多半采用交错韵和抱韵。此外，为了弥补翻译过程中的意义和审美损耗，译者还加了大量的脚注，并引用了英美古典学界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帮助读者理解和赏析原作。但由于译者的拉丁语和汉语水平有限，学养也浅，所以必定有不少错误和缺憾，恳请读者原谅并指正。

本书的翻译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2006 年的项目，同时得到了美国 Loeb Classical Library Foundation 的出版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2008.8.

# 目 录

译序：卡图卢斯及其《歌集》	1
《歌集》原文和译文	1
附录一：引用文献	396
附录二：《歌集》格律简介	404

## 《歌集》原文和译文

I<sup>1</sup>

Cui dono lepidum<sup>2</sup> novum libellum  
Arida modo pumice expolitum<sup>3</sup>?  
Corneli<sup>4</sup>, tibi; namque tu solebas  
Meas esse aliquid<sup>5</sup> putare nugas<sup>6</sup>  
5 Iam tum cum ausus es unus Italorum  
Omne aevum tribus explicare<sup>7</sup> chartis,  
Doctis, Iuppiter<sup>8</sup>, et laboriosis<sup>9</sup>!  
Quare habe tibi quidquid hoc libelli

1 本诗格律是十一音节体 (hendecasyllabic)。这首诗在卡图卢斯《歌集》手稿中排在最前面，学者普遍认为可能是作者为自己的某部诗集写的序诗，但这部诗集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见的《歌集》。因为根据学者考证，古罗马时期 *libellus* 约在 500-800 行之间，《歌集》篇幅远大于此，但《歌集》中的不少诗大概收入了那部诗集。这首诗是献给历史学家科尔内利乌斯·涅波斯 (Cornelius Nepos, 约公元前 99 年-公元前 24 年) 的，诗中提到的“三卷书”指涅波斯的历史著作《编年史》(Chronica)，已经失传，但他的《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 有一些片断保存下来了。关于这首诗，近六十年英美学界有很多讨论，基本的共识是它带有诗歌宣言的性质 (a programmatic poem)，表达了卡图卢斯的诗歌美学(参见 Copley 1951, Elder 1966, Cairns 1969, Levine 1969, Singleton 1972, Santini 1983, Schmidt 1985, Batstone 1998)。

2 *lepidum* (原形 *lepidus*) 是卡图卢斯诗歌美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关键词。根据 Copley 的分析，*lepidus* 首先指的是“性格和人格的特征”，其次才是外表特征，它类似于英语的 *charming*，但它通常形容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某种魅力，因而被西塞罗等人视为不够高贵。卡图卢斯用这个词大致概括的是一种既平易又优雅的特质。

3 古罗马的书是写在一卷一卷的羊皮纸或纸草上，写完后需要用浮石把每卷首尾的位置

—

我赠给谁，这一小卷可爱的新书，  
刚用干浮石磨过，闪着光泽？  
科尔内利，赠给你，因你常说  
我那些琐碎之作还值得一读——  
5 虽然所有的意大利人中唯有你  
敢把一切时代展现在三卷书里，  
多么渊博，朱庇特啊，又多么精细！  
所以请收下这卷不算什么的小书，

---

磨光滑。Batstone 等学者认为，由于 *libellum* 既可以指“书”的物质载体，也可指作品本身，所以这里描绘书外表的词语同时也是卡图卢斯对自己作品的描述，概括起来，其征是迷人（*lepidum*）、新颖（*novum*）、简炼（*arida*），并经过反复打磨（*expolitum*）。

4 科尔内利（Corneli），科尔内利乌斯（Cornelius）的呼格。

5 *esse aliquid*，拉丁语口语说法，意思是内容，有分量，涅波斯在其著作中曾把卡图卢斯和卢克莱修称为当时最优秀的诗人。

6 *nugas* 近于俚语，指琐碎、无足轻重的东西。这里既是谦语，也反映了卡图卢斯注重日常生活的诗歌观念，与传统罗马诗歌关注所谓重大题材的做法截然不同。

7 *explicare*，原意是将卷起来的东西展开，引申为解释之意，因为古罗马的书是卷起来的，所以这里两种意思兼而有之。

8 *Iuppiter*（朱庇特），罗马宗教中的主神，这里表示感叹。

9 关于 *laboriosis* 在这里的意思，英美学界有争议。Gibson（1995）等人认为 *laboriosis* 在这里明褒暗贬，虽然称赞涅波斯的著作凝聚了心血，却有嫌其过分费力的味道。

Singleton 等人却认为，卡图卢斯等新诗派诗人强调诗歌应该精心构思，反复打磨，*laboriosis* 恰好概括了这一点，与涅波斯的风格并无冲突。

Qualecumque<sup>10</sup>, quod, o patrona virgo<sup>11</sup>,  
10 Plus uno maneat perenne saeclo<sup>12</sup>.

---

10 上一行的 *quidquid* 和这一行的 *qualecumque* 都是比较含混的词，与前面的 *nugas*、*aliquid* 相呼应，既是谦语，也包含了卡图卢斯对自己的评价，其含混恰好暗示了卡图卢斯诗作的革命性，无法用传统的说法来容纳。

11 *patrona virgo* 意为“庇护诗人的处女”，可能指诗神缪斯或密涅瓦女神。关于这行诗的原文，英美学界争议极大。主要疑点有二：一是这首诗是献给涅波斯的，因而涅波斯扮演了 *patronus*（庇护人、恩主）的角色，这里突然引入一个新的庇护人，显得非常突兀；二是卡图卢斯没有必要用这种绕弯子的说法来称呼诗神缪斯或密涅瓦女神。Bergk (1857) 曾大胆提出，这行诗的原文可能是“*Qualecumque quidem patroni ut ergo*”，意

好也罢，坏也罢，啊，庇佑的处女，  
10 但愿一个世代以后，它依然留驻。

---

思是“无论它怎么样，因为你这位庇护人的缘故”。虽然现存卡图卢斯的三大抄本都不支持这种假设，Munro (1905)、Singleton、Gibson 等人却都表示赞同。Copley 从心理动因的角度解释了 *patrona virgo* 这一说法。他指出，虽然涅波斯慷慨地称赞了卡图卢斯，但卡图卢斯与他的美学观念相去甚远，所以虽然献书是出于感激，不愿说谎的卡图卢斯在回赠涅波斯的称赞时却感觉尴尬，只是勉强说出了 *doctis* 和 *laboriosis* 两个词。到了诗歌最后，一直保持谦卑姿态的诗人似乎觉得，像其他诗人那样郑重其事地抬出缪斯或其他有名有姓的神灵来，实在不妥，便用 *patrona virgo* 这样含混的名称搪塞过去。

12 *saeclō* (原形 *saeclum*) 指人一生的时间，也可引申为一个世纪 (人寿命的上限)。

II<sup>1</sup>

Passer, deliciae meae puellae<sup>2</sup>,  
Quicum ludere<sup>3</sup>, quem in sinu<sup>4</sup> tenere,  
Cui primum digitum dare appetenti<sup>5</sup>  
Et acris solet incitare morsus,  
5 Cum desiderio meo nitenti<sup>6</sup>

---

1 本诗格律是十一音节体。从体裁上说，它戏仿了古希腊和泛希腊时期献给神的颂歌。这首诗早在古罗马帝国初期就已经广为人知，而且是卡图卢斯失传的某部诗集的第一首。关于这首诗，西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这首诗是否含有色情隐喻，二是第 11-13 行是否属于这首诗。第一个问题主要是由 15 世纪佛罗伦萨学者 Politian 引发的，他以另一位古罗马诗人马尔提阿利斯的诗为证，认为这首诗中的 *passer*（“麻雀”）暗指阴茎，17 世纪的荷兰学者 Voss 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20 世纪的 Genovese、Giangrande 和 Hooper 也支持这样的解读。但多数卡图卢斯学者认为，虽然 *passer* 在这首诗中与情欲有关，但并非象征物，而的确是一只鸟，这首诗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卡图卢斯通过向情人的宠物鸟说话，戏剧化地揭示了说话人和情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并且体现了他在第 1 首诗中所说的 *nugas*（“琐碎之作”）的美学风格：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琐屑细节中发现诗意，精心处理，呈现出私人的风貌。Jones（1998）指出，对 *passer* 的错误解读主要源于两点，一是误将 *passer* 当作普通的麻雀，由此认为它不大可能指真实的宠物，然而正如《牛津拉丁词典》所说，*passer* 指的是蓝色矶鸫，外表美丽，性格温驯，是古罗马很常见的宠物鸟；二是马尔提阿利斯诗中的 *passerem* Catulli（铭体诗 11.4）并非如 Politian 所理解的，指卡图卢斯的阴茎，而是指卡图卢斯的诗集，因为在古代，人们往往用诗集的第一个词作为一部诗集的代称，在马尔提阿利斯的另一首诗（铭体诗 4.14）中，*passer* 明白无误地指卡图卢斯的诗集。关于这首诗最后三行的问题，绝大多数卡图卢斯诗集的编著者（比如 Lachmann、Merrill）都认为，